

筆記小說大觀集

石林燕語

宋

葉夢得撰

全

進步書局校印

石林燕語

卷之四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白話尺牘

學生適用
白話書信範本

一冊
四角

名人白話尺牘

二冊
七角五分

商界白話尺牘

二冊
四角

白話女子尺牘

一冊
三角

白話女界尺牘

二冊
三角五分

各省中華書局經售

宋葉夢得撰

石林燕語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石林燕語提要

宋葉夢得撰凡十卷當南北宋間干戈擾攘圖籍
散佚殆盡夢得獨能於當時官制科目敘述賅備
足資援據其它關於掌故亦復原原本本具徵淵
博迄今講史學者靡不奉為圭臬惜記憶有失真
處殊為白璧微瑕成都宇文紹奕作考異以糾其
失雖未免吹求過甚然釐正處亦頗匪鮮是亦石
林之諍友也

石林燕語卷第一

宋 吳葉夢得著

太祖皇帝微時。嘗被酒入南京高辛廟。香案有竹杯筴。因取以占己之名位。以一俯一仰為聖筴。自小校而上。至節度使。一一擲之。皆不應。忽曰。過是則為天子乎。一擲而得聖筴。天命豈不素定矣哉。晏元憲為留守。題廟中詩。所謂庚庚大橫兆。聲歆如有聞。蓋記是也。

太祖英武大度。初取僭偽諸國。皆無甚難之意。將伐蜀。命建第五百間於右掖門之前。下臨下水曰。吾聞孟昶族屬多。無使有不足。昶既俘。即以賜之。召李煜入朝。復命作禮賢宅於州南。畧與昶等。嘗親幸視役。以煜江南嘉山水。令大作園池。導惠民河水注之。會煜稱疾。錢俶先請覲。即以賜俶。二居壯麗。制度畧侔宮室。是時諸國皆知在掌握間矣。煜居後為尚書都省。俶居至錢思公惟演。亦歸有司。以為冀公宮。錫慶院。今太學其故地也。

漢凡王宮皆曰禁中。後以元后父名禁。遂改禁為省。唐以前天子之命通稱詔。武后名照。遂改詔為制。肅代後集賢院有待制之名。即漢東方朔之徒。所謂待詔金馬門。

者也。京師大內。梁氏建國。止以為建昌宮。本唐宣武節度治所。未暇增大也。後唐莊宗遷洛。復廢以為宣軍。晉天福中。因高祖臨幸。更號大寧宮。今新城是也。其增展外羅城。蓋周世宗始為之。

太祖建隆初。以大內制度草創。乃詔圖洛陽宮殿。展皇城東北隅。以鐵騎都尉李懷義與中貴人董役按圖營建。初命懷義等。凡諸門與殿須相望。無得輒差。故垂拱福寧柔義清居四殿正重。而左右掖與昇龍銀臺等諸門皆然。惟大慶殿與端門少差。爾宮成。太祖坐福寧寢殿。令闢門前後召近臣入觀。諭曰。我心端直。正如此。有少偏曲。處汝曹必見之矣。羣臣皆再拜。後雖嘗經火。屢修率不敢易其故處矣。

太宗即位。尊孝章皇后為開寶皇后。移居東宮。而不建名。真宗尊明德太后。始名所居殿曰嘉慶。後中書門下請為皇太后建宮立名。于是詔築宮曰萬安。明肅太后既臨朝。不築宮。止名所居殿曰會慶。明肅上仙。遺詔進太妃楊氏為皇太后。乃名所居為保慶。號保慶太后。訖治平。慈聖宮曰慈壽。元祐宣仁宮曰崇慶。建中欽聖宮曰慈德。皆遵用萬安故事也。宗寧初。元符太子宫稱崇恩。蓋進太后故禮加于開寶云。崇政殿。即舊講武殿。為國忌前一日。及軍頭司引見呈試武藝人。吏部引改官人。即

常朝退少頃。以衫帽再坐。忌前則服澹黃衫皂帶。自延和殿出。降階由庭中步至。不乘輦。遇雨。然後行西廊。皆祖宗之舊也。從官獨二史人入侍。舊制不甚大。崇寧初。始徙向後數十步。因增舊制。發舊基正中。得玉斧。大七八寸。玉色如截肪。兩旁碾波濤。戲龍文如屈髻。制作極工妙。余為左史時。每見之。蓋古殿其下。必有寶器為之鎮。今乘輿行幸。最近駕前所持玉斧是也。

東華門直北有東向門。西與內東門相直。俗謂之謬門。而無勝。張平子東京賦所謂謬門曲榭是也。薛綜注。謬曲屈斜行。依城池為道。集韻。謬字。或作移。以為宮室相連之稱。今循東華門牆而北轉東面為北門。亦可謂斜行依牆矣。凡宮禁之言相承。必皆有自也。

啟聖禪院。太宗降誕之地。太平興國中。既建為寺。以奉太宗神御。太祖降誕於西京山子營。久失其處。真宗朝。嘗遣人訪之。或以驍勝營旁馬廐隙地。有二岡隱起為是。復即其地。建應天禪院。以奉太祖。天聖中。明肅欲置真宗神御其間。而難于遺太宗。因以殿後齋宮。並治二殿。曰三聖殿。慶歷中。始名太祖殿。曰興先。太宗曰帝華。真宗曰昭考。

瓊林苑。金明池。宜春苑。玉津園。謂之四園。瓊林苑。乾德中置。太平興國中。復鑿金明池於苑北。導金水河水注之。以教神衛虎翼水軍習舟楫。因為水嬉。宜春院。本秦悼王園。因以皇城宜春舊苑為富國倉。遂遷于此。玉津園。則五代之舊也。今惟瓊林金明最盛。歲以二月開。命士庶縱觀。謂之開池。至上已。車駕臨幸。畢即閉。歲賜二府從官。燕及進士。聞喜燕皆在其間。金明水戰。不復習。而諸軍猶為鬼神戲。謂之旱教。玉津半以種麥。每仲夏。駕幸觀刈麥。自仁宗後。亦不復講矣。惟契丹賜射為故事。宜春俗但稱庶人園。以秦王故也。荒廢殆不復治。祖宗不崇園池之觀。前代未有也。

太祖嘗問趙中令。禮何以男子跪拜。而嬪人不跪。趙不能對。詢徧禮官。皆無知者。王貽孫。祈公溥之子也。為言古詩長跪問故夫。即嬪人亦跪也。則天時。婦人始拜而不跪。因以太和中。張建章渤海國記所載為證。趙大賞。天聖初。明肅太后垂簾。欲被袞冕。親祠南郊。大臣爭莫能得。薛簡肅公問。即服袞冕。陛下當為男子拜乎。婦人拜乎。議遂格。禮九拜。雖男子亦不跪。貽孫之言蓋陋矣。簡肅亦適幸。其言偶中。使當時有以貽孫所陳密啟者。則亦無及矣。然天下至今服簡肅之抗論也。

母后加謚。自東漢始。本朝石謚。初止二字。明道中。以章獻明肅嘗臨朝。特加四字。至

元豐中。慶壽太皇太后上仙。章子厚為謚議請于朝。詔以太后功德盛大四字。猶懼未盡。始仍故事。遂謚慈聖光獻。自是宣仁聖烈與親聖獻肅。皆四字云。

熙寧末年旱。詔議改元。執政初擬大成。神宗曰。不可。成字于文。一人員爰繼。又擬豐亨。復曰。不可。亨字為子不成。惟豐字可用。改元豐。

范魯公質。王祁公溥。皆周朝舊相。太祖受禪時。質年四十四。溥四十二。在位俱二年。質罷八年薨。溥二十年薨。雍容禪代之際。疑間不生。雖二人各有賢德。然太祖保全大臣。亦前代所未有也。質性本褊急。好面折人過。然以廉介自居。未嘗營生事。四方饋獻皆不納。太宗嘗論前宰相。以質循規矩。慎名器。持廉節為稱。溥寬厚。喜薦導。後進罷相時。其父尚無恙。猶常執子弟之禮不廢。貽永尚太宗女。乃其子也。

張伯玉。皇祐間為侍御史。時陳恭公當國。伯玉首言天下未治。未得真相故也。由是忤恭公。仁宗時。眷恭公厚。不得已出伯玉知太平州。然亦惜其去。密使小黃門諭旨。勞之曰。聞卿貧無慮。朕當為卿治裝。翼日。中旨三司賜錢五萬。恭公猶執以為無例。上曰。吾業已許之矣。卒賜之。祖宗愛惜財用如此。又見所以獎勵言官之意也。

明肅太后上徽號。初欲御天聖殿。即今大慶也。王沂公爭之。乃改御文德殿。元祐初。

宣仁太后受冊。有司援文德故事為請。宣仁不許。令學士院降詔。蘇子瞻當制。頗斥天聖之制。猶以御文德為非。是既進本。宣仁批出曰。如此是彰先姑之失。可別作一意。但言吾德薄。不敢比方前人。聞者無不畏服。是歲冊禮止。御崇政殿。

韓魏公為英宗山陵使。是時兩宮嘗為近侍姦人所間。一日侵夜。忽有中使持簾帷御封至。魏公持之久不發。忽自起赴燭焚之。使者驚慙曰。有事當別論奏。安可輒焚御筆。公曰。此某事。非使人之罪也。歸但以此奏之。卒焚之。有頃。外傳有中使再至。公亟出迎問故。曰。得旨追前使人取御封。公曰。不發焚之矣。二使歸報。慈聖太后歎息曰。韓琦終見事遠有斷。

大遼國信書式。前稱月日。大宋皇帝。謹致書於大遼國徽號皇帝闕下。入辭。次具使副全銜。稱今差某官。充某事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奉書承賀不宣。謹白。其辭率不過八句。回書其前式同。後具所來使銜。稱某官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謹白。不具副使銜。辭亦不過八句。元祐間。宣仁太后臨朝。別遣太后使副以皇帝書達意。式皆如前。但云今差官某。充太皇太后某使爾。賀書亦如之。

元祐垂簾。呂司空晦叔當國。元日。欲率羣臣以天聖故事。請太后同御殿。行慶會。稱

賀之禮。宣仁謙避不從。止令候皇帝御殿禮畢。百官內東門拜表而已。蘇子容當制作手詔云。顧惟菲涼。豈敢比隆于先后。其在典法。亦當幾合於前規。是歲進春帖子。其一篇云。上壽春朝近外廷。詔恩不許會公卿。即時二史書謙德。只使羣官進姓名。國朝典禮。初循用唐開元禮。舊書一百五十卷。太祖開寶中。始命劉溫叟。盧多遜。扈蒙三人。補緝遺逸。通以今事。為開寶通禮二百卷。又義纂一百卷。以發明其旨。且依開元禮。設科取士。嘉祐初。歐陽文忠公知太常禮院。復請續編。以姚闢。蘇洵掌其事。為太常因革禮一百卷。議者病其太簡。元豐中。蘇子容復議。以開寶通禮及近歲詳定禮文。分有司儀注沿革為三門。為元豐新禮。不及行。至大觀中。始修之。鄭達夫主其事。然時無知禮舊人。書成。頗多抵牾。後亦廢。

士大夫家廟。自唐以後。不復講。慶歷元年。郊祀赦。聽文武官皆立廟。然朝廷未嘗討論。立為制度。無所遵守。故久之不克行。皇祐二年。初祀明堂。宋莒公為相。乃始請下禮官定議。于是請平章事以上立四廟。東宮少保以上立三廟。而其詳皆不盡見。文潞公為平章事。首請立廟于洛。終無所考據。不敢輕作。至和初。知長安。因得唐杜佑舊廟于曲江。猶是當時舊制。一堂四室。旁為兩翼。嘉祐初。遂做為之。兩廡之前。又加

以門。以其東廡藏祭器。西廡藏家牒。祔在中門之右。省牲展饌滌濯等。在中門之左。別為外門。置庖厨于中門外之東南。堂中分四室。用晉荀安昌公故事。作神板而不為主。唐周元陽記錄。以元日寒食秋分冬至。為四時祭之節。前祭皆一日致齋。在洛則以是祭。或在他處。則奉神板自隨。倣古諸侯載遷主之義。公元豐間。始致仕歸洛。前此在洛無幾。則廟不免猶虛設。乃知古今異制。終不可盡行也。

父沒稱皇考。于禮本無見。王制言天子五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則皇考者。曾祖之稱也。自屈原離騷。稱朕皇考曰伯庸。則以皇考為父。故晉司馬機為燕王告祔廟文。稱敢昭告于皇考清惠亭侯。後世遂因不改。漢議宣帝父稱。蔡義初請謚為悼曰悼太子。魏相以為宜稱尊號曰皇考。則皇考乃尊號之稱。非後世所得通用。然沿習已久。雖儒者亦不能自異也。

治平中。議濮安懿稱王號。學士王禹玉。中丞呂獻可。諫官范景仁。司馬君實等。皆謂宜稱皇伯。此固顯然不可。歐陽永叔為參政。尤詆之。五代史書追尊皇伯宗儒為宋州刺史。所以深著其說。然遂欲稱考。則不免有兩統二父之嫌。故議者紛然久不決。慈聖光獻太后。內出手詔。令稱親。當時言亦力爭而止。以諸侯入繼。古未有也。自漢

宣帝以來始見之。魏相以為宜稱皇考。此固亡乎禮之禮。而哀帝稱定陶王為恭皇。安帝稱清德王為孝德皇。則甚矣。禮以王以皇。以顯冠考。猶是尊稱。若舉謚而加皇。乃帝號。既不足辨父子。子而爵父。此正禮之所禁也。曾子固嘗著議。以為父沒之通稱。施于為人後之義。為無嫌。此蓋附永叔之意。當時羣議既不決。故仍舊。但稱濮安懿王。蓋難之也。

皇祐治平。天下財賦。歲入皆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億萬以上。出入畧相當。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治平加二萬餘員。景德郊費六百萬。皇祐治平加一千萬以上。二者皆倍于景德。元豐中。曾子固嘗請欲推考所從來。悉為裁損。使歲入如皇祐治平。而祿吏奉郊之費同景德。止二者所省已半。以類推之。歲入以億萬為率。歲但省十之一。則三十年當有九億萬。遂可以為十五年之蓄。議格不行。此雖論其大約。未必盡然。要之言節用。似當畧倣此。可以得實效。愈于毛舉目前瑣碎。徒為裁減之名。而訖不能行也。

仁宗慶歷初。嘗詔儒臣檢討唐故事。日進五條。數喻近臣。以為有補。其後久廢。元祐間。蘇子容為承旨。在經筵。復請如故事。史官學士採新舊唐書諸帝所行及羣臣獻

納日進數事。因詔講讀官。遇不講日。各進漢唐故實三事。子容仍於逐事後畧論得失大旨。當時遂以為例。

漢議廷臣既皆欲止稱皇伯。歐陽文忠力詆以為不然。因引儀禮及五服勅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則是雖出繼而其本生猶稱父母也。是以漢宣帝光武皆尊其父。稱皇考。時未能難之者。惟司馬君實。在諫院。獨疏之云。為人後而言父母。此因服立文。捨父母則無以為稱。非謂其得稱父母也。此殆政府欲欺罔天下之人。以為皆不識文理。若宣帝承昭帝之後。以孫繼祖。則無嫌。故可尊其父為皇考。而不敢尊其祖為皇祖。光武起布衣。雖名中興。與創業同。使自立七廟。猶不為過。況但只稱皇考。今上為仁宗子。而稱漢王為考皇。則置仁宗何地乎。文忠得此。亦無以奪之。謂稱皇伯不然。君實雖辯之力。然無據依。亦終不能奪文忠也。

故事。宰相食邑滿萬戶。始開國。賈文元罷相。知北京。未滿萬戶。以出師佐平貝州功。特封安國公。其後以武勝軍節度使。入為祥源觀使。留京師。請還節。仁宗特置觀文殿大學士。寵之。觀文有大學。不自文元始。蘇子容挽辭。所謂大邦開國。賞元勲。秘殿升班。寵舊臣。是也。

故事臺官皆御史中丞知雜與翰林學士互舉其資任須中行員外郎以下太常博士以上曾任通判人未歷通判非特旨不薦仍為裏行此唐馬周故事也議者頗病太拘難以應格熙寧初司馬君實為中司以請稍變舊制及呂晦叔繼為中司遂薦張戢王子韶二人皆京官也既而王荊公驟用李資深以秀州軍事判官特除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命下宋次道當制封還詞頭已而次命李才元蘇子容皆不奉詔蓋謂旋除中允而命猶自選人而除也三人皆謫卒用資深近歲有差遣合用京官特改官而除者自資深始也

國朝經筵講讀官舊皆坐乾興後始立蓋仁宗時年尚幼坐讀不相聞故起立欲其近用後遂為故事熙寧初呂申公王荊公為翰林學士吳冲卿知諫院皆兼侍講始建議以為六經言先王之道講者當賜坐因復請行故事下太常禮院詳定當時韓持國刁景純胡宇夫為判院是申公等言蘇子容龔鼎臣周孟陽及禮官王汾劉放韓忠彥以為講讀官曰侍蓋侍天子非師道也且講讀官一等待讀仍班侍講上今侍講坐而侍讀立不應為二申公等議遂格今講讀官初入皆坐賜茶唯當講官起就案立講畢復就坐賜湯而退侍讀亦如之蓋乾興之制也

邢昺自翰林侍講學士以工部尚書知曹州。仍舊職翰林侍講學士外除。自昺始。張
文節公知白求罷叅知政事以刑部侍郎充翰林侍讀學士。知天雄軍。翰林侍讀學
士外除。自知白始。昺班翰林學士上從其官也。